

清文集



Z424.9  
19  
:38

三十八

冊目錄

# 詩文集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第三十八冊目錄

夏敬渠	一
浣玉軒詩集自序	三一
醫學發蒙自序	六六
浣香詩序	一〇一
輝山詩序	一二二
闡佛論	一六一
讀史餘論	二〇一
讀莊子	三〇一
遊虎邱記	三三一
許雨田	一
上方望溪先生書	三九一
答左生仲洗書	四二一
上邑侯江毅亭先生書	四六一
贈朱生允文序	六六一
周官辨後序	七二一
贈日者夏如三序	七〇一
贈行鶴盜飲者	七四一
吳直	一
與左策頑書	一一一
與姚生書	一一二
周是中先生序	一一三
送胡襄參序	一一五

贈宋介山序	一三九
贈黃廉文序	一四〇
讀四書論	一四二
論文	一四二
八股文說上	一四八
心說下	一五〇
梧竹軒記	一五二
近裏齋記	一五六
賁趾堂記	一五六
蕭韓坡先生傳	一六三
吳高增	一六九
南登秦望山賦	一七一
籌民食議	一七五
山陰課土錄序	一七八
論諸史	一八〇
論諸子	一八二
牛運震	一八九
寄董景伯書	一九一
上本房楊夫子書	一九九
與劉武功同年論錯字	二一〇
十三經註疏序	二二三
刻金石圖序	二二七
喬觀察文集序	二三三

幽雅幽頌辨	二三六
五音十二律署旨	二三三
創置博山縣記	二三八
創置隴川書院記	二四〇
雪天登岱記	二四四
重建阪泉祠碑	二五一
創置書院詳文	二五四
曉諭秦安士民清地均糧告示	二五九
畱諭秦安百姓	二六五
蔡新	二七三
尊聞錄序	二七五
福建臺灣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二七八
范泰恒	二八三
上張南華夫子書	二八五
上彭茶陵座師書	二九四
古文讀本序	二九八
珮文韻府約編序	三〇七
前後漢書選序	三〇九
跋顧起廬	三一〇
燕川集書後	三一一
書鄭端清世子神道碑記後	三一九
書擬明史列傳稿後	三二七
懷仁書院設教記	三三三

掩枯骨記	三三三
盤谷硯記	三三七
夢卿雲記	三一九
奇槐記	三三二
修復鄭端清世子墳墓記	三三五
雲濤記	三四〇
遊梅嶺記	三四一
章源廟圖說	三四二
無崖解	三四八
祭先大人文	三五一
李化楠	三五七
姚江書院志畧序	三五九
禁革庄書積獎記	三七五
顧鎮	三七九
秋日遊洞庭賦	三八一
錢法議	三八五
范衡洲詩藩序	三九二
明文觀自序	三九五
遊秀峯寺青玉峽觀瀑布記	三九八
遊金輪峯瞻雲寺重過秀峯棲賢觀泉記	四〇二
錢載	四〇七
荷珠賦	四〇九
查天池詩集序	四一三
題汪退谷瘞鶴銘考稟後	四五
題陳小蓮山水	四一六
題北宋院本設色棗石竹梅山茶雀鶴鳩	四一七
跋羅旭莊自送出守德安序	四一八
戴嵩牛跋	四一九
文待詔葵陽草堂圖跋	四二〇
處士張蒿庵墓表	四二一
周天度	四二五
臺山春望賦	四二七
馬市圖序	四三三
丁山湖舊遊記	四三八
楊國聲傳	四四四
蘇珥	四五一
勞孝興春秋詩話序	四五三
重梓易譜序	四五五
林果陽詩序	四五八
張義年	四六一
浙省錢法利弊策	四六三
答徐師厚書	四七一
捐刻水道提綱序	四七八
黃宗羲傳	四七八
治潛政要	四八二
涂瑞	四八九

與友人論建昌高志書	四九一
建昌府理學名儒考	四九四
周正考上	四九九
周正考下	五〇三
書王學質疑後四條	五〇六
書顏習齋四存編後	五〇六
書存學編後	五二〇
強恕齋記	五一〇
邵大業	五二二
學宮輯畧序	五六六
陳曰稽讀史興觀錄序	五二三
情田詞後序	五二五
張蘭晚四書文序	五二七
同年夏醴谷詩集序	五二九
項芝庭詩文集序	五三〇
北平邵氏家乘自序	五三三
盧絅齋詩序	五三六
讀易偶存自序	五四〇
忠孝錄序	五四八
重修徐州府蘇隄碑記	五五二
重修塔山觀道亭碑記	五五九
宿遷縣茶菴記	五五九

楊鸞	五六二
童二樹畫冊小記	五六六
中憲大夫萬涵張公傳	五六八
祭永濟崔夫子文	五七二
同年項芝庭墓表	五七五
劉綸	五七八
土默特種地民人事宜摺	五八一
繩庵內外集自序	五九〇
翰林官制序	五九三
楊符五醫學卮言序	五九六
管綏若時文序	五九九
茶山文集序	六〇二
職貢圖跋	六〇六
史論	六一〇
秋菘許先生傳	六一五
法仁源傳	六一九
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企山楊君墓誌銘	六二三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溧陽史文靖公墓表	六三〇
原慕齊墓誌銘	六四一
桃李園記	六四三

## 夏敬渠

夏敬渠（一七〇五—一七八七）字懋修，號二銘。江蘇江陰人。諸生，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會試報罷。長於經史詩古文，極得時人推重。著述頗豐，所著有《讀經餘論》、《讀史餘論》、《綱目舉正》、《全史約編》、《唐詩臆解》、《醫學發蒙》及怪誕小說《野叟曝言》等，又有《浣玉軒詩文集》。

唐友人詩選

卷之二

同上

### 王仲甫《東》。

舊題《高華賦序》、《揚雄子賦》、《名城小賦》、《隱支賦言》等，又有《崇  
重》、《崇敬賦》、《崇敬賦》、《崇重賦》、《崇重賦序》、《崇重賦五》、《全史  
主》、《崇重賦序》、《崇重賦》、《崇重賦序》、《崇重賦古文》。蜀郡都尉人。  
著《崇重賦》（一作《崇重賦序》）、《崇重賦》（一作《崇重賦序》）等詩，  
皆被列人《崇重賦》。

## 東坡集

浣玉軒詩集自序

僕也江左小儒，蓉城末士，鋒頑似鐵，性拙如鳩。測蠡無能，每望洋而興歎；觀天未易，恒坐井以生悲。慚績學於三商，竊寢宰予之晝，愧備材於方寸，難覩子貢之牘。刻楮葉其未成，豈能繡虎？遇蝘蜓而猶懼，何況屠龍？此卽人遇中郎，偷得枕中祕笈，星逢織女，拾來河畔支機。而矮子觀場，終難了了；小兒學舌，不免期期者也。然而遷徙滄溟，鵬雖汗漫；飛捨榆枋，蜩亦逍遙。孔子刪詩，不禁勞人有淚；先王問俗，兼收童子之謳。充棟汗牛，旣已人皆爾爾；續貂畫虎，何妨儂亦云云。哀我狂生，獨行蹇路，捫蕭蕭之敗壁，有地皆荒，書

咄咄於空齋無天可問。望雲而泣，戶內無梁木之依；陟岵而悲門下，靡蓼之什。譬彼靈烏啼夜，慘不成聲；真如望帝傷春，味皆流血者矣。矧其萱堂少寧，盡歷霜寒；蔗境高春，仍茹荼苦。被外感朱生之淚，廚頭憐巧婦之炊，并無茅子之雞，三牲奚日不具？仲由之菽，一飽何時？加以輒軒半生，致使老人揮淚，崎嶇廿載，幾令小子斷腸。破鏡於早年，分鳳釵於初服。月明滄海，不見遺珠；日暖藍田，無端瘞玉。弦離七柱，難留倩女香魂；命續五絲，又復新人善病。繫輕綃於臂上，日日痕消；說殘夢於牀頭，時時意怯。小姑寂寞，亦同嫂氏多愁；弱妹伶仃，不似阿兄強飯。入耳總傷心之語，一門俱可憐之人。固已家業蕭涼，不盡眼中之淚；更值世途坎壈，難看頭

上之天。貧欲謀生，都來鬼笑。癯還臘骨，已受人憐。空胼手於石田，  
詩書懷我；豈豔心於朱紱，飢餓驅人。一免何堪，至極猿狹之力；萬  
言不易，難登龍虎之科。待麟閣以何期，擁牛衣而自惜。爰披雲母，  
用染霜毫，獨自銜悲，聊塗四壁。一時寫怨，不計千秋。縱多悅耳之  
音，俱是嘔心之血；卽有娛情之什，翻成變徵之聲。水百沸而未平，  
何知節奏？腸一號而卽斷，孰諳宮商？余特自訴其常，襯瓿亦可人  
或共嗤其怪，噴飯何如？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浣玉軒集》卷三）

醫學發蒙自序

儒曷昉乎？昉於伏羲氏。醫曷昉乎？昉於神農氏。儒之學曷闡乎？闡於陶唐有虞氏。醫之學曷闡乎？闡於岐伯軒轅氏。伏羲畫八卦，開儒之宗；而闡精一之傳者，唐虞也。神農嘗百草，開醫之宗；而闡靈素之傳者，軒岐也。儒也，醫也，同源而共本者也。儒者以全人心性爲業，醫者以全人軀命爲業，兩者缺一，則形雖存而神已亡，神欲存而形已敝，均之無生也。儒與醫之重若此，故五聖帝一天師，後先遞嬗，諱諱平論之也。孔子生於周末，而直接唐虞精一之傳，仲景生於漢末，而直接軒岐靈素之傳。孔子贊周易脩春秋，以垂憲萬世；仲景贊傷寒，輯要略，以垂訓萬年。儒至此而大成，醫亦至此。

而大成矣。使仲景而爲儒，或未克升洙泗之堂；乃仲景而爲醫，已深入靈蘭之室。是則生孔子後而言儒，宜無不宗孔子者；而有陸象山、王陽明者出，乃陽附孔子，陰合老釋，爲儒學之蠶。生仲景後而言醫，宜無不宗仲景者；而有張子和、張會卿者出，乃陽附仲景，陰持梃刃，爲醫學之蠶。此四家之說行，而孔子、仲景之道晦。伏羲、神農、唐虞、軒岐之傳不絕者如縷矣。余爲儒生學，而稍通於醫，偶有一知半解，亦坐井以觀天，捫燭而求日耳，何遽敢與此四家之說牴牾？因讀孟子好辨一章，始慨然曰：「陸、王二張，儒與醫之楊墨也。」宜明著其罪，以爲天下後世戒。乃振筆而爲讀經餘論，醫學發蒙二書。餘論非專爲陸、王設，而并論陸、王發蒙非爲二張設，而并

論二張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斯言如提我耳而命之，知我罪我，所不計耳。前賢著書，論儒者固可罄南山之竹，論醫者亦可汗桃林之牛，顧其自成一家者，必各立一幟，偏寒偏熱，不善用之，禍且反掌，其薈萃諸說者，皆沿列其法，不善擇之，目且如盲。此書則宜寒而寒，宜熱而熱，不同於膠柱，若症爲寒，若症爲熱，無異於列眉，明者會意於言外，固可通方，庸者索驥於圖中，亦堪療病，發蒙振落，爲事至便，用力不勞，此發蒙之所由名也。而子和二涉，托於長沙似是之說，明者惑焉，會卿全書，悖於長沙如狂之論，庸者惑焉，惑者固蒙，信者亦蒙也。名書之意，亦將槩與發之耳。天學醫難，著書尤難，岐黃仲景尚矣，至河間而卽爲眾射之的，潔古、東垣、海

藏丹溪各有成書，無不爲後人指摘者。注內經者數家，注傷寒者十數家，注本草者數十家，後出者鮮不譏其前輩可輕言著書乎？雖然，亦視其書何如，書無可譏，譏者自病耳。會卿著景岳全書，不特譏河閒、東垣、丹溪，并譏仲景，且及岐黃矣。寧以後人之狂愚，而廢前人之繩墨耶？余此書於靈素外，一宗長沙，而參以潔古、東垣諸子，偏於寒涼如劉、朱輩，亦皆取其長而略其短，未嘗輕置一辭，懲夫後出而譏前輩者之失也。惟於子和、會卿，雖亦略爲節取，而必專論以闡之。牧羊者務去敗羣，亦猶餘論之一宗程朱，聞取注疏，而於陸王二子，則必辭而闢之耳。餘論尙度篋中，先出此書以問世，非醫之重於儒也，人必有身而後可與明心性之學，亦如內經標本之論，急則先治之云耳。

浣香詩序

予不善作字而喜字，予於字獨嗜歐陽。予不喜作文而喜文，予於文獨嗜檀弓。予不喜作詩而喜詩，予於詩獨嗜摩詰。予之嗜之，嗜

其靜也。然嗜之每太息而傷之，傷夫古之如此而今不然也，則感慨係之矣。己酉春，讀舅氏陸濱詩，不禁躍然起曰：此詩之靜者也。古人之所難也，乃不意於今而見之，摩詰之傳，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蓋詩之浮者，其思淺；詩之躁者，其情佻；詩之恃氣者，其致突而易竭；詩之一見而可喜者，再四過之卽無味，則皆不靜之故也。皆不足以爲余嗜也。陸濱之詩惟靜，故能一洗其習，此所由入摩詰之室乎？是年之秋，金壇蔣君湘帆來視予，遺余字一帙，則字之靜者也，率更之後，其繼而起焉者乎？疇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而予可以無慨矣。然文負檀弓後，則無論今也。自漢唐以來，鮮有合焉者也，予獨能無慨然。

(同上)